

我自己

I and Myself



1

夏紹智

Summer Shou-Zhi XIA

提到了我跟繪畫這樣的行為，是一個親密卻又很難形容的關係。就像每天朝夕相處的女朋友問你是不是又變胖了一點，這還真的是很難分辨啊。但一看到過去照片時，才發現原來已經有了這麼巨大的變化。而我們緊密又微妙，跟空氣一樣，不會特別在意卻很自然的一直跟著自己。

一開始，我很難與人相處。對於人際關係總是陷於相當被動的狀態，也對交友感到恐懼害怕，老是一個人發呆、想事情。想著很多另一個世界的事，可能是宇宙，是古代，或是其他完全沒可能的存在。但無論那個世界再怎麼變，我想也比存在的這個世界有趣得多。而這種東西一旦想多了，當然就很容易忘記，幾乎是到了下一秒就可以完全想不起來的地步。當有一天發現可以用圖像來記錄時，就興奮得開始瘋狂拿筆在過期月曆紙上畫出那個世界，雖然畫不好，但能畫出像符號一樣的圖案就夠了，這已經有足夠的提示讓我可以更豐富立體的去建構那個世界，即使第二天還是一樣會被老媽處理掉，但當下的感受實在是非常愉悅，常讓我深深的被吸在那個洞口一個下午。之後，當接觸的人事物逐漸變多了，自己

本身不論個性還是其他各方面自然也都起了很大的變化，但腦子裡的那個世界，仍是時有時無找獨處的機會在持續運轉著。像睡不著時，去想想那邊的情況，去救助那邊的老百姓，聽著那邊的歡呼，或著在那兒找個女孩談個宇宙戀情也可以。總之每天幾乎都還是要在那邊消化一些時間，不然腦袋可能會像吃得很撐卻沒有任何廁所一樣難過。

回過頭來講到畫圖這個行為，或多或少應該都還是有學習的過程。不過若是仔細去回想，還是幾乎想不起來自己練習的細節。我想這過程可能就像電視節目中訓練做料理一樣，從切得歪七扭八的魚料，到做出完整漂亮的料理，之中的過程是如此簡單卻又令人印象深刻。不過，繪畫創作最棒的還是創造的部分，每個人都有無限可能和自己獨特的存在價值。也許我像山一樣安靜地坐在那，而你則跟蝴蝶一樣自在飛舞，雖然質量大小都完全不同，卻互不牴觸的相互存在著。無論是站在作者還是觀賞的角度，都是一個很棒的世界。而這也是繪畫時最有樂趣的部分，縱使也是最麻煩的。

像在某一個人下午，畫圖的我獨自一人關在小房間裡，在檯燈下拿著筆對著眼前的白紙揮來揮去，思考著要畫什麼角度的線條，什麼表情的角色，不知不覺中就下筆了，透過自己習慣的創作技法，拼貼一點點過去的破碎記憶，再加一點當下的情緒跟一點意外性，雖然過程跟小時候有點不太一樣，但在本質上，創作的推動力我想還是相同的。再回過頭來，仔細端詳著剛完成的作品，一邊思索著理論上應該是透過自己的手刻畫出來的畫面，卻常常感到新鮮，或是陌生感。感覺好像是有什麼東西透過我的身體把作品創造出來，我的身體變成只是媒



2

1-2 夏紹智作品

I AND MYSELF



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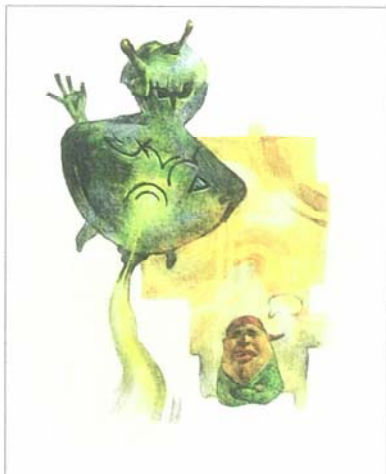
4



5



6



7



8

3-8 夏紹智作品

介，就像我抓著筆，而什麼東西又抓著我一樣。這也讓我想起了老媽說的：「繪畫是上天給予的禮物，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的。」，雖然這說法有些不切實際，但我卻很喜歡這樣的形容，會讓我有一種使命跟動力去驅使我愉快的從事這項工作。

可是又當另一個下午，自己像被麻麻的東西給覆蓋住，把我和那個世界的訊息完全切斷了，畫不出什麼像樣的東西。大腦裡面滿滿的都是不相干的重複訊息，所有新的資料想法全都無法順利裝入。想藉由網路、電視、音樂放空自己，卻仍是滿得無法自由思考。此刻所有的外來訊息對我而言只是閱讀，腦袋並沒有很積極運作，雖然也會跟著內容笑，但內容並沒有進到深處去，而是跟麻麻的表層融為一體，漸漸地膨脹起來。要解決這種情況的話，只有耐著性子，把覆蓋的東西一絲絲的抽起來，再把位於深處的空間慢慢地挖掘出來。接下來只要對著那不具名的東西呼喊：「我已經把位置清乾淨了，請過來舒服的坐著吧。」，總是會有這種時候，不可能每次都一帆風順的。雖然有了它就會很順利，但也未必一定輕鬆，大部分時候也是要經過一番搏鬥才行。當它在腦中住下時，想法也許一下子就出來了，可是畫出來之後的成品也常令人感到很不放心。所以我通常也要適時不斷地給他一些教誨或鼓勵。像是「你覺得這種程度的東西可以嗎？」，還有「別那麼小氣，再多丟一點東西出來嘛。」，或是「再撐一下嘛，馬上就結束了。」諸如此類的。如果一直放任它不管的話，真不曉得會隨便到什麼慘不忍睹的地步呢？

除了畫的部分之外，還有故事的部分也令我相當著迷。畢竟那個世界不光是場景、角色，也有屬於他們的故事。有時候看了圖甚至會對故事有不亞於圖面本身的期待。接下來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作品與故事。



1 《夏夜·獮》

文／圖 | 夏紹智

雖說是夏天，但卻是又濕又冷的夜晚，大雨持續滴滴答答的吵個不停。老爺爺的關節炎在這種天氣下更是痛得寸步難行，他抱著青蛙早早就縮進了被窩裡。

第二天一早，雨好像完全沒有休息的打算，空氣潮濕的氣味也只有變得更濃。爺爺躺在床上若有所思的呆望著天花板，青蛙則動也不動的看著他。

『奇怪，為什麼完全想不起昨天晚上的夢呢？好像沒有做過一樣。要更確切的形容，就好像昨天晚上才剛閉上眼睛，睜開眼睛就天亮了。雖說只不過是睡覺的過程，但中間的過程全部都消失了，還是這其實是年老的症狀之一呢？』爺爺心裡默默想著。

「呱呱!!」

「怎麼啦？青蛙。」

青蛙不理會他的關心，兀自地跳下了床，以跳一秒停兩秒的固定節奏移動到了窗邊，然後回頭看著爺爺，示意他過來的叫了一聲。

爺爺披著床邊的薄外套，拖著不靈活的身體，用比青蛙還要緩慢的速度走到了窗台邊。在青蛙的提示之下，他往窗台看到了類似某種動物腳印的泥漬，沿著窗戶一直到床邊，是對前腳四趾跟後腳三趾的蹄印。

「喔，這是……。」老爺爺好像突然想通似的。

「呱呱!!」

「看來傳說中貪吃的食夢獮又開始覓食啦，不過還真可惜，老爺爺我最喜歡做夢了。之後得把窗戶關緊一點才行，夢可是很重要的啊。」老爺爺一邊說著一邊把窗戶鎖了起來。



2 《人魚》

文／圖 | 夏紹智



「好難過啊。」

小魚從一早來學校開始，就一直在抱怨著。因為額頭才一個晚上就莫名其妙地腫了一個奇怪的包，像魔鬼一樣又尖又凸。雖然這個包就像手指長在手上一樣，一點疼痛都沒有，但正值荳蔻年華的她，是理所當然無法忍受這樣的事情。若不是那擔心她課業的老媽一直逼她上學，今天小魚是絕不會出現在學校的。

「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腫瘤耶。」

「對啊，我媽說要是今天回家沒有消，再帶我去看醫生。」小魚一邊摸著額頭的包一邊說。

「我想起來了，前陣子看電視有提到一個跟妳很像的症狀。」

「是……是怎麼樣的症狀啊？」小魚緊張的提問。

「嗯，因為這狀況實在是太奇怪了，所以至今我印象還很深刻。她好像跟我們一樣也是十四、五歲的少女，一開始跟妳一樣額頭腫了一個包，之後開始變得很喜歡游泳，幾乎每天都去游泳池報到，而回家在浴缸一泡就是一兩個鐘頭。大概過了一個月，頭上的腫包逐漸長大變成了活生生的魚頭，身上也不知不覺長滿了鱗片。」

「……」小魚邊聽邊吞著口水。

「到了最後，就只能在水中生活。我透過電視看到她的眼神，似乎是很孤單的樣子。」

說到這裡，也剛好響起上課的鐘聲。

「總之，為了安全起見，無論如何先儘量少去游泳吧。」

上課後，小魚一直用左手緊緊地摀住額頭，心裡面重複想著她絕對不要去游泳，絕對不要。